

蘇聯文學叢書



星

卡查克維奇·張香山譯

蘇聯



星

譯山香張·作奇維克查卡 聯蘇

版出司公版出光晨

室 231—229 號四十三路東京南海上

Звезда

Е. Казаневич

版初月十年九四九一
版五月五年三五九一

7,001—10'000

權作著有本譯翻
元百五千四幣民人價售册每

一
前進的蘇軍師團突入無涯的森林後，森林就把它們吞沒了。

散佈在這一地區的德國坦克、飛機和強盜們，靠着這些無涯的叢林和被戰爭破壞被春雨沖刷過的泥濘道路，使他們完成了難以達成的事情——逃脫了蘇軍的追擊。裝滿糧秣和軍火的蘇軍載重車，停放在遠遠的森林邊緣，救護車停放在森林中孤立的小村裏，砲兵團的大砲由於斷了汽油，就被分散地放置在無名河川的堤岸傍，步兵們和後方供給的距離，逐時地變得驚人的遼遠；可是蘇軍部隊不拘這種情況，他們分吃着乾糧，珍惜着彈藥仍繼續地堅決前進；但到最後，他們也開始遲緩下來了，他們的追擊變得軟弱，缺乏了信心，因此，德國人就利用了這點，逃脫了他們的打擊，很迅速地退向西方。

如是敵人的踪跡就消失掉了。

步兵們雖然沒有一個人打上仗，但仍執行着他們的任務——佔領他們所已獲得的地區；

祇有失掉了和敵人接觸的偵察員們的樣子顯得最爲可憐。他們生存的目的既已消失，如是他們就像失掉了靈魂的肉體，兀沿着大路而彷徨前進。

師長薩倍欽可上校乘着吉普車追及了這樣的一羣偵察隊員，他緩緩地跨下汽車，站在泥濘的道路中間，把雙手插在腰際，嘲弄地微笑起來。偵察員們看見了他們的司令員，也就停住了脚步。

「喂！我的老鷹們！你們失掉了敵人？」他說：「敵人在那裏？敵人在幹什麼呀？」

他認識率領着這一隊士兵的特拉夫金中尉——薩倍欽可對他所有部下，祇要見過一次就都能認得——然後就責備地幌了幌他的腦袋。

「你，特拉夫金？」他繼續尖酸地說：「你把這樣的一個愉快的小戰鬥稱做什麼呢？——在鄉村裏喝牛奶，走訪姑娘們……如是地你和你的部下，就到達了德國，並且再也看不到敵人……這是多麼愜意！你說是不是？」他以出人意表的愉快情調反詰說：

坐在吉普車裏的師參謀長葛里夫中校疲勞地發着微笑，他驚奇上校情緒的突然變化。在一瞬間之前，薩倍欽可還嫌參謀長辦事不力，曾給了他一頓嚴厲的申斥，使得葛里夫不發一

語、喪魂失魄。

這是由於看到了偵察隊員們，才使上校的心情起了變化。他曾於一九一五年，作爲一個步兵部隊的偵察員開始了他的軍隊生活。他在從事偵察的服務中，受到了砲火的洗禮，得到了聖喬治十字勳章，並且經常保持對偵察員們的偏愛，因此，那些穿着綠色偽裝外衣和有着被太陽曬黑了臉的姿態，總老是使他心真感到高興。——這些偵察員們，他們排成一行，將沿着道路前進，並準備在任何瞬間內消失，隱沒在靜寂的森林裏，凸凹的地面和搖幌的塵影裏。

但是師長這次的申訴是非常嚴厲的一次，因爲失掉敵人，或者用術語來說——讓敵人逸脫，這對偵察員們說來，是一個污點，甚之是一個恥辱。

人們可以從上校的話裏，瞭解到他對他的師團命運之深刻的懸念。他恐懼遭遇敵人，因爲他的部隊已逐漸疲弱，而後備隊又遠落在後頭。但同時，他又希望最後終能抓住這些幻惑的敵人，同他們進行肉搏，使他找到他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事情。是的，正是由於這一原因，現在正該有個暫時的休息，讓他的士兵和裝備得到些整頓。不用說，他自己是不在乎來承

認他的這種願望是與全國熱切的緊迫的催促是完全相反的。然而，他總是夢幻着攻勢的停頓，已是一種公開的秘密。

偵察員們靜默地站在那裏，來回的就地移動着脚步，看起來簡直是昏昏欲睡。

「你的眼睛和耳朵——在這裏呵！」師長一面爬上汽車，一面輕蔑地對他的參謀長說，吉普就又開動前進。

偵察隊員們在那裏又站了幾分鐘後，中尉才緩慢地邁步前進，其他的隊員們也就跟着他前進。

特拉夫金的耳朵習慣於與任何微小的聲音相調和，於是他就想起他的小隊來。如同師長一樣，他也是既願意而又害怕遭遇敵人的。他願意，因為這是他的責任，並且由於這些天來被迫的空閒，對他的戰士們已惹起極壞的影響——那種失掉警惕的、懶墮的危險的蛛網，已緊纏住了他們。他害怕遭遇敵人，則是因為從攻勢發動時和他在一起的十八個戰士，現在祇剩下十一個了。是的，在這十一個戰士裏，包括有全師馳名的安尼凱諾夫、無畏大膽的馬爾欽可、冒失鬼馬莫齊金、有經驗的老偵察員布拉齊尼可夫和貝可夫。至於其餘則大都是在攻

勢中由各單位裏送來的步兵，直到現在，他們在偵察工作中找到了很大愉快——例如在行軍時可以以小集團地排成一行前進，可以享受步兵部隊裏所不能理解的自由，他們被那種過分獎飾的讚美和尊敬所包圍，他們被別人看得很偉大，可是當嚴重的任務降臨時，他們是否會覺得做偵察工作真是件好差事，那是須待以後才能見分曉的。

現在，特拉夫金認識到正是這件事，是使他脚步放慢的原因。他被師長的斥責所刺痛了，尤其因他知道薩倍欽可對於偵察工作的特殊癖好。他從上校綠色的眼睛裏，看到那作爲狡猾的老練的第一次大戰時偵察員的薩倍欽可伍長的風貌，他好像在向他挑戰說：「好！讓我們來看看你這個年青的，用我這個老手來量量你。」

這時，小隊到達了一個村子，這是典型的西部烏克蘭的村莊，散在的農家住宅，周圍都是田野和墓園，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高高地從一座足有三人高的巨大的十字架上俯瞰着他們。街上空然無人，只有犬吠聲和僅僅隱約可見的手織窗帷的微動，表明那些被德國強盜的恐怖震懾的村民，在慎重地觀察士兵們的進村。

特拉夫金率領着他的小隊到達一所小坡上的孤獨茅舍，一個老太太打開了門。她把狗趕

進屋裏，並以濃密的灰色的眉毛下的深邃眼光，滯鈍地來接待他們。

「你好！」特拉夫金說「我們打算在這裏休息一兩點鐘。」

偵察員們跟隨着她到了一間清潔的舖有刷過油漆地板的、擺列有很多神像的屋子。他們早已注意到這一帶地方的神像是和俄羅斯地方的不同。在那裏的神像是沒有那凸出的

的金屬的遮蔽物，而且聖者的臉龐是顯得憂悵殷地和愛而且美麗。至於這個老太太呢？她是像所有基輔式車爾尼哥夫地區烏克蘭的老太太一樣，穿着好幾條手織的裙子，有乾癟多皺的兩腕，其稍有相異的，僅是她的刺人般眼睛的惡意的表情。

不拘她採取着惡意的、幾乎是一種敵意的沈默，但她還是給士兵們以新鮮的麵包、牛奶、甚之乳酪，漬黃瓜和一盤山藥蛋，不過她給他們時，是用如此不快的非友好的態度，致使士兵們感到那些食物刺痛了嗓子。

「這是一個強盜母親。」有一個偵察員咆哮着說：

他說對了一半，這個老太太的小兒子，真的是和德國強盜們同住在那邊森林裏，不過她的大兒子則是和游擊隊在一起，因此，作為強盜母親的她，就採取敵意的沈默，但作為游擊

隊員母親的燧，就慇懃地給士兵們打開門。當燧給士兵們一盤炸豬排和一壺卡瓦斯酒後，這個游擊隊員母親就又讓位給強盜的母親——燧就在佔據半間房子大的織布機傍坐下，保持着陰鬱的靜默。

有張鎮靜的胖胖的臉和有對小小的富於洞察力的眼睛底安尼凱諾夫軍曹問燧道：「你爲什麼不說話？老太太！你失掉了你的舌頭嗎？過來坐下，和我們談談吧！」

馬莫齊金是個瘦而微駝有些神經質的人，他嘲諷地說道：「這裏有個最能同女性交際的男人，他準備同你聊天哩！這要比一個老太太好得多。」

特拉夫金沉溺於深思中，他走到茅屋外，立在門廊上。全村已昏昏如睡，上了腳鐐的馬在坡上吃草；沉沉的靜寂——一種知道敵人的兩個軍已迅速通過鄉村之靜寂——統治着一切。

「我們的中尉在發愁呢！」當特拉夫金出去時安尼凱諾夫說：「上校所說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個愉快的小戰鬥，在村子裏喝牛奶，並走訪姑娘們。」

「上校所說的是他自己的事情！」激動的馬莫齊金立刻說：「不干你的事，如果你不要

牛奶，也不想喝牛奶，澡盆子裏有的是水。這不是你的事，這是中尉的事，他是負責指揮我們的。你以為你是什麼？你僅僅是個鄉下佬吧了！如果我在刻赤逮住了你，我準在五分鐘內，把你打成碎片，然後喂給魚當飯吃呢！」

安尼凱諾夫很愉快地笑起來：「也許如此，把人打成碎片，這就是你的本領；而且你就不長於弄飯吃，這也正是剛才上校所說的。」

「什麼？」馬莫齊金亢奮起來，他老是被安尼凱諾夫的鎮定所刺痛：「弄東西吃有什麼不對，一個好偵察員，當然要比將軍更會想法營養他自己，當兵的對於吃東西，是要較勇敢較聰明一些的，你明白嗎？」

紅臉蛋的、亞麻色頭髮的布拉齊尼可夫，圓臉蛋上長有雀斑的貝可夫，十七歲的烏拉戈爾波夫斯基，高而漂亮的菲奧卡梯斯安夫以及其他的人，都微笑地在靜聽着馬莫齊金暴躁的南方人式的爆發和安尼凱諾夫鎮靜而有分寸的對話。祇有馬爾欽可——有寬大的肩膀和黑而發光的牙齒——傍着老太太站在織機旁，凝視着她的小而乾癟的手，連連發出城裏人的驚訝：

「這真是個工廠！」

在馬莫齊金和安尼凱諾夫的所有爭論中，對於任何話題的開玩笑或發急——或者是關於刻赤的青魚要比伊爾庫茨克的鯊魚好，或者是關於德國造蘇聯造湯姆槍質量的比較，或者是關於希特勒到底是個瘋子還是個惡棍，以及何時開闢第二戰場——馬莫齊金總是個進攻者，而安尼凱諾夫則總是狡猾地閃着他的機敏的小眼睛，平靜而辛辣地防禦着自己的地位，並以他的鎮定使他的反對者激怒起來。

好亢奮的神經過敏的馬莫齊金是被安尼凱諾夫的魯鈍而有趣的幽默所激怒了；而且馬莫齊金的激怒，混雜有一種秘密的羨慕。安尼凱諾夫已經得到過一個勳章，但他自己却僅僅得過獎章，同時隊長總是用平級的態度來對待安尼凱諾夫，但對自己則和對待其他的戰士一樣；所有這些，都使馬莫齊金感到傷心。如是他就祇好用這樣的想法來安慰自己：亦即安尼凱諾夫是一個共產黨員，因而易於得到信任；不過在他的內心裏，也還是不得不欽佩安尼凱諾夫所具有的那種偵察員應有的冷靜的勇敢。至於馬莫齊金的大胆，充其量說僅是一種外表，他自己也知道他的這種大膽，是需要受自己的虛榮心所經常鞭策的。他實際上是很空虛，雖然他已獲得了好偵察員的名聲，他也曾經參加過許多傑出的偵察工作。但總是由安尼凱諾夫來

領頭的。

在戰鬥間隙時，馬莫齊金總是注意着打扮。那些尚未從事過正經偵察的年青偵察員們都對他非常欽佩，他穿着一條漂亮的馬褲，一雙用最好皮子做的長靴，他的上衣領子總是敞開不扣，有一撮黑色的頭髮，從一頂有翠綠色帽頂的庫班帽下，披露到前額。真的像他那樣的人，怎能與龐大的有寬肩膀的樸素的安尼凱諾夫同日而語呢！

每一個人戰前的生活，在他們的性格上都留下了痕跡——西伯利亞集體農場的農民安尼凱諾夫之通曉事理，金屬工人馬爾欽可之長於機智和正確計算，碼頭工人馬莫齊金之輕率魯莽。但是過去看來已經是難以形容的遠去了。他們毫不知道戰爭將於何時結束而投入了戰爭，現在戰爭已成爲他們的生活，而小隊已成爲他們真正的家庭了。

家庭！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家庭，這個家庭裏的成員，是不能夠長聚在一起的，有的將送往醫院，另一些人則將走得更遠，而且祇要到達了那個境界，就再也不能回來了。這個家庭有它自己短而富於色彩的歷史，一代一代地消逝過去。有些人將會回憶起安尼凱諾夫最初調到本小隊來的事情，當他調來後，沒有一個老戰士願意同他一起去偵察，因此，他之被允許

出去偵察，就會經過了很久的日子。事實上，西伯利亞人極其勁強的體力，原是一個極大的有利條件，因為在與敵人格鬥時，如有必要，他能够輕而易舉的打倒兩個敵人。可是安尼凱諾夫是太魁梧，太笨重了，偵察員們都害怕萬一當他掛了彩或不幸犧牲時，有什麼辦法能把 he 弄回來呢？雖然他也向大家請求過，說他如果掛了彩，他可以自己走回來，如果犧牲了，那麼「你們可以把我遺棄在那裏好了，當我已經死掉，德國人對我還能做些什麼呢！」可是他的這種請求，依然毫無效果，祇是到了最近，當斯卡伏特梭夫中尉受傷由特拉夫金中尉來指揮偵察隊時，這種情況才起了變化。

特拉夫金中尉帶領安尼凱諾夫去進行第一次偵察。這個「巨大的怪物」，在其他偵察員喘一口氣的工夫下，竟那樣伶俐地摔倒了一個德國兵，而且是幹得那樣的迅速而寧靜，活像一隻大貓；甚之連特拉夫金都難以相信，在安尼凱諾夫的防雨布裏，真會有一個被逮住的半醒息的德國兵在掙扎著。——這是「舌頭」，這是師裏兩週以來夢寐以求的東西。還有，在某一天黃昏，安尼凱諾夫和馬爾欽可軍曹俘虜了一個德軍隊長，但不幸的是馬爾欽可的大腿受了傷，因此安尼凱諾夫就勢必把他和德國人一齊帶回來，如是他就祇好輕輕地抱住他的同志

和德國人，唯恐用勁就得傷害了他們中的任何一個。

關於老偵察員的偵察故事，是長夜聊天裏的主要話題，這些故事能鼓舞起新戰士的想像，並使他們對他們的工作充滿自矜。目前，在這個漫長不活動的時期裏，遠離着敵人，偵察員們都變得懈怠起來了。

吃過了好飯，抽完了烟，馬莫齊金就開始議論去弄些酒來，在這裏過夜。

「唉！可以，我們沒有忙着要做的事情。」馬爾欽可漠然地說：「反正我們怎麼着也追不上他們，德國人真是跑得飛快。」

正當這時，門打開了，特拉夫金走了進來。

「老太太！這些馬是誰的？」他指着那些上了腳鐐的馬問：

其中一匹前額上飾有白星的栗色大馬，是這個老嫗的，而其餘都是鄰人們的。二十分鐘以後，這些隣人們都被召集到老太太的茅屋裏，特拉夫金匆忙地寫了一張收據說：

「如果你們願意，請派一個年青的小夥子跟上我們，他將把馬領回來。」

這個提議使農民們都很高興，他們每一個人都充分知道只有軍隊的迅速前進，才阻止了

德國強盜掠奪所有的牲畜和焚燬村莊。農民們都同意特拉夫金的提議，並立刻選派一個孩子跟小隊同去。這個披着皮大衣的十六歲孩子，對於這種突然的職責表示驕矜和害怕。他替馬解開了鎖鍊，套上勒口，讓馬飲足了水，然後告訴偵察員們說：一切都準備妥當了。

幾分鐘之後，十二個騎馬的人疾馳西去；安尼凱諾夫追上了特拉夫金，向那孩子點點頭，然後輕輕地問道：「中尉同志，隨便動員羣衆的馬，你恐怕要受到處罰吧！」

「嗯！我們可能受到處罰。」特拉夫金沉思地說：「但我們有了馬，將能抓住德國人。」

他們交換着諒解的微笑。

特拉夫金一面驅馬馳疾，一面觀察着靜寂的遠方古代森林。風吹着他的臉，馬像鳥一樣的飛馳；在西方，天空熾紅如血，而騎馬的人好像在追求它似的疾驅前進。

二

師司令部夜間宿營在一個大森林裏，那裏充滿着缺乏休息的熟睡着的士兵，到處沒有火光——因為德國飛機不停地在頭上嗡嗡地翱翔，觀察着通過的軍隊。工兵們打頭先行，並且整整工作了一下午，建造了這座由綠色茅屋所構成的美麗「鎮子」，這鎮子裏有筆直的街道，有指路標，有覆着松樹枝的整齊的隱蔽所。在這些戰爭年月裏，師的工兵們建造了多少這樣暫居的「鎮子」啊！

工兵連連長布哥爾可夫中尉正等待着參謀長同他談話，但中校的眼睛儘緊釘着地圖。上面畫有各個單位位置的綠色紙面，看來非常奇怪，那常常用來表示敵人位置的藍色鉛筆線，却是沒有的；至於後備隊在什麼地方呢？那也祇有上帝知道，僅僅是各個團危險地存在於這一無涯的森林中。

師團夜間宿營的森林位置，在地圖上剛顯出像一個問號的形狀，這正像師長用譏諷的語